

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霸所得
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二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
又傳有畋於江南之夢鄙從事於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
言瑣細形言大即可知也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後進子孫
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管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訥焉



北夢瑣言卷第一

宣宗稱進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小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
亡頗留心貢舉曾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
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及政事即終日
忘倦泊僖宗皇帝好蹴毬聞鷄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
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
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
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卿等每於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庶事^盡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葆光子同寮嘗買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為縣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寮胡為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遇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

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為事
相國蕭倣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畧云臣等聞
玄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公百世
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
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
為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
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
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纒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
兆也

鄭氏女廬墓

唐大中年兖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
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在驍雄軍健李
玄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玄慶休親截
髮往慶州北懷安鎮收父遺骸到兖州瑕丘縣進賢鄉
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塋內廬^築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
合葬烈而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近禁非
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碁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
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碁子蓋玉之蒼者

如楸玉色其冷煖者言冬煖夏涼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
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
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答曰其第
三手也王子顧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
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此
夷人也猶不可輕况中國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簡州刺史
安重霸瀆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慕其力粗贍
安取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牆
下俟我筭路然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
見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
為慕何不獻効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十錠獲免良可
笑也

駁杜預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有立春秋左傳
學議以孔聖脩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
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
月脩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
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貫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
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常與詩書周易等列立明所以
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

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嫉言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睹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陳工部義同符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或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傳

白少傳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為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者盈其箱笥沒于塵坌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內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為時所排此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為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傳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為言揚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單貧力學有個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過政

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謚後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勳自然知其否臧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離大禍亦幸而免

令狐滈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述滈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湏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于授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閹宦殊不以德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倚其小瑕忘其大美泊身居崇廟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美與朱崖之終始殆難比焉

劉三伏記三生事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思

時王人賁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曰子可為
我草表能立構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
德裕以為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
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
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
為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
破确之地馬緩轡有轍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
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
視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秃角犀

杜邠公棕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畿令棕尚憲宗
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
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于棕曰公以碩大敦龐之德生
于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文多不錄時
人號為秃角犀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
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己無功於國無德
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聖政
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正觀之

政厯幾處無過之地令授暮右補闕委舍人善為之詞又
問暮曰卿家有何圖書暮曰家書悉無惟有文貞公笏在
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
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第一

北夢瑣言卷第二

皮日休獻書

富春孫光憲纂集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其畧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

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紀於室授者唯韓愈馬蹴及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馬正矣云云吾唐人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為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先生竊比大聖榜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太常博士其子為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過而怙權尤忌勝己以其子瀉不解而弟為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陽上表訴子之寃其畧云一從先帝父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己之短取誚之甚耶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弟會宣宗私行為溫山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今日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

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紀於室授者唯韓愈馬蹴及揚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曰至焉正矣云云吾唐人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為備也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先生竊比大聖榜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

博學下有高無州縣隱逸不為文著文數
十卷皮子三卷黃花中過書廿四字

以之官至太常博士其子為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過而怙權尤忌勝已以其子

馮不解而弟為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陽上表訴子之寃其畧云一從先帝又次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謂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衆

取請之甚耶白作取請于人口字

口時以執己之短取請之甚耶或云曾以故事訪於

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無行不宜與弟會宣宗私行為溫山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落句云即君官重施行馬今日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

受知於絢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
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絢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之
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
有里人駱得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
得士心曾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
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庭
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
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

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
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庇舍矣
墅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
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焉庭湊
清儉公正忠於朝廷勤於軍門子孫世世嗣為鎮帥至朱
梁時王鎔封趙王為部將張文禮滅之

授任致寇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尚儉
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速出而屬南蠻六七年
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荆徐間征役拒

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詩刺曰南
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鬪
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玉刮得齊民瘡
分為猛士祿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去為萬騎風住為
一川肉時有殘卒迴千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
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堪淚流悠悠潁川綠吟
此詩有以知失於授任為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高駢開海路王審知開海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
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開鑿

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畧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
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
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
電以開之或言其詐葆光子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於海畔
石碕為舟楫之便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命
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觀
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
石港通暢便於泛涉于時錄奏賜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
之力又何恠焉亦號此地為天威路實神功也

放孤寒三人及第科松蔭花事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者公乘億賦有二
百首人多書於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謂之許洞
庭最奇者有聶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苦精於古體有公
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
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
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
飧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
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人只
獎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待三人見
湜之公道也葆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內一句
云科松為蔭花因譏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
栽松吾子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牡丹宴欄中
有兩松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蔭花此侯席上於愚有得
色默不敢答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揚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
曾為詩寫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友目
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
院樂官逐月俸錢三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
為僕妾有所羗年寒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

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為短也葆光子曰士人之
家唯耻貨殖至於荷畚執耒灌園鬻蔬未有祿以代耕豈
空器而為養安可忘甘旨不迨晨昏今之世祿器薄不能
搏節稍豐則飲其狗彘似歎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
所取唯衣與食所謂竊身僮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
不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第二

北夢瑣言卷第三

盧肇為進士狀元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于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諭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狀頭及第時論曰

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改畢誠相名

唐相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醜賈之子請改為誠字相國欣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集也

段相踏金蓮夏侯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脩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鍾動輒請謁餐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

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酌平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或云王播相州佛寺詩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悞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惟性長厚未習叅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罄折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此

處有屋僦債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脚固不能為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慙謝曰某官緒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以藏之于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杜邠公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

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為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自潑湯茶喫也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諸宮寄寓貧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蒞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泊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殍人有從劍門拾得裹膝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畧不垂憫斯又何心哉

未嘗薦賢時號
秃角犀

李光顏太師選嘉婿

李太師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穹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嘉婿因從容次咸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冀帝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帝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

健兒也遭遇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壻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日李帝師建定難之勳懷弓箠之慮武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候景求婚王謝何其遠哉

王特尚書與帝師宅重疊

姻戚常語之

王文公义手睡司空圖附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义手而臥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飢既麵不過十八片曾典絳州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妨親

知閭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笑或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琅邪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為司徒空琅邪知有此說因召一榜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彩益振爾後為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携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餞劉相瞻

唐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

掌箴禮因題高山驛側泉石滎陽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
換麻衣執贄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相孤貧有
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
國寺相識僧處謁餐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
容游寺見此文卷甚奇之聆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
山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為此入致宰相爾後
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
蒲尹張道而祖之前之輕薄幕客畔相國為尹公曰歸朝
作何官職相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即大笑之在席亦有
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

拜也

王屋巨一上人細話之

李氏瑞槐趙令公樞素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
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
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瑩家庭
有樞素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人
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先德小字相
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
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也凡士之
官達非此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

而効之向者魏素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蔡茂挺
特拔聳之如是也隴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天水事得於
長陽宰康張甚詳悉也

高太尉決禮佛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曰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
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貝間作
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
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
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

據此寺為寨凌脅州將果叶渤海之言得於資中處士王

王中令鐸拒黃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
鎮諸宮為都統以禦黃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
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
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
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
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污鋒刃
於是棄閔隨僖皇播遷於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勲不
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過江高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
令儒儒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有詩其要句云黜詔已聞
來闕下檄書猶未徧軍前亦志在其中也黃巢自廣州自
統軍百萬都統

上表先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僅
便歸降必有屏棄朝廷耻笑

路侍中巾裹

唐路侍中岩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孔
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於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
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喜巾裹蜀人見必數之後乃剪
紗中之脚以異於衆也閭巷有袷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
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鬻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生曰此豚
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此方良可笑也裴氏忍耻之說何
莫由斯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於合江亭
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所謂離魂何處斷烟雨江南岸

至今播於倡樓也

李勳尚書發憤趙觀文附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
為衙前將校八座方為客司小子弟亦負文藻潛慕進脩
因捨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
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之某
今日自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郵廵
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閒居恐妨令子脩進尔
後果策名第揚歷清顯出為鄆州節度也

八座事得於王
屋山僧巨一甚

詳近代進士趙觀文亦桂州小軍壯
狀元及弟乃才舉也

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居人雄才與學擢進士第揚歷清顯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其軍儀廷叅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滎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蓋杜征南蛇吐之類

常宙相足穀翁

唐相國常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李當尚書竹籠崔珏二子附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自者相効為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級弗克禁止閭巷若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篋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即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勉 遽

命盛以竹籠於漢江由是其儕揚息各務戢歛也崔珣
侍御家寄荊州二子兇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
男荊南三害不克行刑也

吳行魯溫澣器厲圖南附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慎
每夜溫澣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為洗足中
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知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軍容行
魯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廝僕之役乃脫屣坐之中尉
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為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
州刺史為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西川

山南三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為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
瑞譏之也厲圖南為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魯欲延辟
之圖南大笑曰不能剪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
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為
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為行魯酖殺之

崔侍中省刑獄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郡常自躬親
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溫顏恤惻以盡
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法鎮西川
三年唯多蔬食宴設司以麪及藟藟之類染作顏色用象

豚肩羊膾膾炙之類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使
宅堂前弄傀儡于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立而中
壺預政以玷盛德也惜哉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
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亡後慎勿祭祀乃乘扁
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不審是隱者為復是漁師
莫曉其端倪也紫微歷登華貴出典商於霜露之恩於是
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行命屬禮部尚書纂即其
息也嘗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於喪祭劉氏先
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而
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紊先王之舊制以時之敬能
便廢乎大彭通人柳有其說時未諭也

杜審權相斥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羅新國起
樓厚賚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叅軍恩地
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
話垂延辟之命款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
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
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榮陽尋捧刺詣京兆

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泊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縉紳竟不通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思仰衆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輕薄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公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畧同因季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叅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閭薛監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論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鎮魏謩相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餞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穀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

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子生民為此輦笞捷又觀優云
緋胡推宰養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
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郵
亭迴望而哭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
枝乎澧州老軍將周諒舊曾服事僞言之

陳會螳螂賦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卽中家以
當壚為業為不掃官街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脩進不要
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舉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賣
致中卽業八韻唯螳螂賦大行大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

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遂巡賀
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為白中令子壻西川副使連
典彭漢兩郡而終

劉僕射荔枝圖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為
饌饌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
頭曰潑生喫了也朝中聞而哂之又鎮番禺効吳隱之為
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顯俟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
之後費於嶺表挾護靈襪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
時人譏之

趙大夫號無字碑張策附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質堂堂不為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銘中無可代者也世亦以此少之梁相張策嘗為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經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蓋為天水拒棄竟為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第四

趙令公紅拂子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勲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後垂鏡以整冠櫛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胤出鎮湖南由覲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懼但自禪蹙豈可咎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察俛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田夏口杜洪念公郊遊以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

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

薛氏子具軍儀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辭、歎惜因有詩
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麓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名
合得嘗意以節將為麓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
具橐鞬參諸幕客幕客驚恠八座曰俾渠消灾時人以為
輕薄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也

孫偓相通簡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嘗語於親友曰凡人
許已務在得中苟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

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為之後謫居衡岳情抱坦然
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廝僕輩紛詬毆拽仆於
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君以怒心遲彼即方寸
自撓矣其性度皆此類也相國曾乘輅至蜀詣杜光庭先
生受籙乃曰嘗過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棲之約尔後雖
登台輔竟出官於南岳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
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劾浮丘他日相逢處
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惟殺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
焉

柳玘大夫賞羊麝

唐柳大夫玘清直重德中外憚之謫受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恭具橐鞬元戎顧相彥朗堅約之亞台曰朝廷本用見實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謦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彩不高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飭甚勤甥姓從以為牟子卷軸不消見過亞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崛起斯乃衙推之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孫揆尚書鋸解劉知俊附

唐末朝廷圍太原不恭以宰相張濬為都統華帥韓建為

梳

副使澤潞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逗曉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為繡州牧孫尚書為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以奴犬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荒而鋸齒不行八座乃謂曰死狗奴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鋸方行未絕問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駭暴之聲天下咸聞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受戮日悵惶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路帥何勇怯之不侔也孫揆尚書

少年不慧涕洟狼藉蒙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非惟時俊乃烈士也

崔胤相腋文

唐崔相國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華經僧為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姪娘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者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一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胤也崔事一說云是鍾南山僧兩存之

諸重德好尚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曰喜

見未聞者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饊頭以為珍美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饊頭也杜幽公每早食饊飯乾脯崔侍御安潛好看鬪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不亦遠也

畢舅知分蜀揚會附

唐畢誠相家本微其渭陽為太湖縣五伯

五伯即今號相雜職行狀者

國耻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宰載此邑叅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揚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勉之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千緡事例錢

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揚令具以上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與縣良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為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者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子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舅之次也

揚蔚使君三典洋源

唐揚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官弘農甚思一見而穎川輒使他適乃謂道士曰此度更來

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方遂披揖弘農曰嚮風久矣幸獲祇奉敢以將來祿筭為請勿訝造次穎川呼人為鄉乃謂州牧曰鄉三為刺史了更無言州牧不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為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誠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邦即三為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玘為愚話之

祆人偽稱陳太師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迴天之力嘗致書於許昌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崔公

移鎮西川敬瑄與揚師立牛勉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元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祆人彌勒會此中金剛神也窺此聲勢偽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先以陳公定馬赴任乃樹一魁祆共翼佐之軍府未諭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疋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間而真陳僕射亦連轡而至其祆人等悉擒縛而俟命穎川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帝師由閣宦之力無涓塵之効盜虜方鎮始為祆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哭麻劉舍人事

唐李璡相高才與學魁絕群彥為朋黨所排泊登岩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醜乃作鸚鵡杯賦醜詞訐切人謂寒心朝士有識者閱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不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為然

蔡荊尚書拔顧氏昆弟

唐蔡荊尚書為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宅由買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備酒饌

於山亭召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
莫諭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養
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黃冠犯關顧彥朗領
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請叔向
為節度副使仍以文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為大顧
相薨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陸丞相六月及第盧光啓附

唐陸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於時奔
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爾後在翰林暑月苦於
蒸溽同列譏之曰今日乃造榜天以其進取非時也然相

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即相國
洎希聲及威乃三人也盧相光啓先人伏刑爾後弟兄脩
飾詞舉目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取多
塗初舉子一卷即進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揚歷臺省
受知於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
為一幅朝士及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唐末
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措法於范
陽公爾其族弟汝弼嘗為張相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畧
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耶赤
子供我之筆也俊邁亦有族昆之風

吳融侍郎文筆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常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著功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為僧貫休撰詩序以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即云海內文章止魯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時不免識者所譏

破天荒解

唐荊州衣冠數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曰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關圖常脩乃荆之居人也率有高文登上科關即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為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卒為者其人以醋搏進之曰此亦校卒為者也席人大噓關圖妻即常脩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成令公為地繞身

唐荊州成令公洵領蔡州軍戍江陵為節度時張瓚謀害之遂率本部奔於柝歸一夜為巨蛇繞身幾至於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遂巡地亦亡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

士卒沿流而鎮渚宮尋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為理初年
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勸工奉國通商務農有能
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令有孔目官賀
初姓郭後歸本姓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為腹心凡有闕政賴其規
贊自賀隱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騁辯凌人又多矜伐為識
者所鄙婦翁竺知章乃餅匠也言多不遜又元子微過皆
手刃之竟無胤嗣樓船之役幕寮結舌終致鄂渚之敗惜
哉

張濬相破賊

唐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
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
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即駕前待爾破賊迴顧
乃是此道人相國曰其一布衣耳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
者勉其入蜀適遇相國聖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
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痊後後歷
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薛澄州弄笏羅九鼻附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
朝省弄笏而行傍若無人好唱浣溪沙詞知舉後有一門
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不請

弄笏與唱浣溪沙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薛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公罪於是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捨之路侍中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臯巾裹步履有似裴條郎中大貂遙見促召衫帶遍視方知其非因答之

西嶽神斃張蘆

唐張策早為僧敗道歸俗後為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脩業觀側有莊其弟蘆亦輕易道教因脫褻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為我掌之源史精神恍惚似遭毆擊痛叫狼

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拽之狀歸至別業而卒斯人也必黨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殛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真君石函事同李載仁郎中目睹為愚話之開石函為冥官所錄奪筭見宣室志

柳婢譏蓋巨源

唐柳僕射仲郢鎮鄴城有一婢失意俾將於成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僧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窓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窓下過召婢就宅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揀

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與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責綸牙即乎蜀都聞之皆嗟嘆也清族之家率由禮則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為婢僕所譏宜矣哉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唐柳玘大夫之仕瀘州沂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獄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棹扁舟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隸屬邑恠而辭之師儒曰巴蜀亂

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妄徼戎職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億豐備禮欽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悉為和之睹其清儉不覺嗟嘆曰我他年欲登廊廟必為斯人而致節祭置賞其知分任真也

祖胤圖進士榜

禪門有祖胤圖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進士有登科記憶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遠玉石混雜疑悞後食可恠也唐進士宇文相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拜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巨有氣焰能為人致科第翊聘女與璠

璠為言元昆果有所獲相國常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斃神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當為燒尾近日老鼠亦燒尾之事用以譏之葆光子嘗試一僧備諸謬妄一旦擁徒說法自言出世安知他日不預祖胤乎是則宇文栩登科後人何以知之悲夫

溫李齊名

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為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綴

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邵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為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踈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內座軍將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也又謂曰得非大叅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為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何以補焉

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幽
公自西川於淮海溫庭雲詣常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
鑪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見池
蓮喫水紅函公聞之寄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徽云溫舅曾
於江淮為親表檟楚由是改名為庭雲又每歲舉場多借
舉人為其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
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
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
意也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末山尼盧氏女附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
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馬大貂素以豪俠聞知
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爾後周除
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日官職卑
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此
風翔揚少尹說之甚詳近代江南鍾全內子乃盧肇員外
之女也亂離失弟兄有在班行者耻之乃曰小娘子何不
自殺而偶非丈夫也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大人壇群
僧調之乃自願仆此乃脩道而靈官所衛也已
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峰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
扶刃入禪室欲行強暴尼憚死矢志隱峰取去禪服集眾
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勅暴橫鞭人之胸

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沉於墓顯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殞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以一段障難而况冶容誨淫者哉孫祭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携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游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崔禹昌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

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葉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籍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柰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忿忿

張曙戲杜荀鶴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裴聚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存沒或有于霜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來訪遺骸不合

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贄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
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子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
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杜荀鶴同年天下
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哈是知虛名
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變成青瑣鸞鷲
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鄆郊賦叙長
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第四

北夢瑣言卷第五

富春孫光憲纂集

令狐公密狀木團頭附

唐大和中閹官恣橫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慮其寃乃密奏膀子曰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為宦者所見於是南北益相水火洎宣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以玉石俱焚也已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團頭自是方効之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也

李遠譏曹唐

唐進士曹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克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

世謂渾詩遠賦不如不做言其無才思鄙

其無教化也

中書蕃人事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粉署省中謔之為四君子也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敏中令公拜相次畢相誠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巖

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尚書西川覽報狀而歎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曰成都十萬戶拋若一鴻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即世日天水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幸於所望歟其不大拜也

徐相譏成中令

唐乾寧中荆南成令公洎曾為僧盜據渚宮尋即真命末年騁辯每事標特初以澧朗舊在巡屬為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為處置由是銜之相

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令雖加接延而常快快饌後更
席而坐詭辯鋒起相國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
者偏州一大草賊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
焉而屈東海文雅高談聽之疊疊成令雖甚敬憚猶以嶺
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國曰
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令曾為僧也終席慙耻
之

常尚書鑒盧相

唐大中初盧携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携為慧
蓋短舌也常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常岫尚書加欽謂其昆

聲呼

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
他日必為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京兆至
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卒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
其韋諸季乎

薛逢賞王助

唐太中初絳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
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辭華典
瞻于時薛逢牧絳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遇因以改名
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刊建薛使君列街於
碑陰以先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巋然好事者經過皆

稅駕而覽之助後以替廢無聞於世賴河東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陳陶癖書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以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以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冰猿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語東流任班髻向隅終字鐵梭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

或云癖書是鍾離從事陳岳所著今兩存之

陽朔山水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邁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琊徒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琊曰某未曾打入脣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選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淮浙解紛詔

唐僖宗皇帝蒙塵於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翮輦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逆奏各述短長朝廷欲

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
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盃詔書
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辯也深稱上旨行在知制誥官
至省郎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
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譔一表其畧云當道地管
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綠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
而獲恩命也李太尉破昭義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
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吳融幸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壯之吳侍郎

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未屢遭維繫不遂觀
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介回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吳
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者不相顧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喚
船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
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蔣人物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
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
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蔣凝侍郎
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

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筍

班沈詢字仁偉官至丞即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濟其美又外郎班者緊不雜亦號玉筍班也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舊例士子不與宦官交游十軍軍容田令孜擅迴天之力
僖皇播遷行至祥源百官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侍郎亦
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
相自處士除起居即亦出于方之門皆由中外之敬泊車
駕到蜀朝士畢集翌日中尉為宰相開延學士泊張起居
同預焉張公耻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
中尉訝之俄而賓主即席坐定中尉白諸相曰某與起居
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猥地謝酒
即又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為群彥薄之樂公舉進
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及老莊泊
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
不甚簡當時人或未可之

薛少師拒中外事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朝
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為四鎮官告使夷門客
將劉翰先來類會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會謂謁者曰某
無德安敢輒授令公拜竟不為屈泊受禪之後勉事於梁

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為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醫人楊僕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未請僧肩輿歸京尋醫蜀主許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常公說仕梁為中書舍人倅輅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北關西悉為勍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籍兩浙牽掎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郡希其豐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亦尊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巖廊之拜也

揚晟義母安師建附

唐揚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面獲免也後為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泊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弘農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為王蜀先主攻

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凡十日而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剋執之蜀主知其忠烈冀為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生嗟賞而行戮為其設祭而葬之

成令公和州載艦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方荆睦乃諷成令師兵救之於是稟奉霸王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宇泊司局有君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壯即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幕寮悅仰不措一

詞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即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說盡前定也

常太尉伐西川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常太尉昭度克招討使率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時為草賊剽掠諸縣乃擁手下兵授掌武署為衙內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常公甚謹掌武量

其事勢終不能駕御况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
戎服臨陣慮矢石所及不請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
東川都顯有唐喫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
一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
一旦門外誼譁以兵糧闕乏兵士擒拽掌武親吏駱別駕
名志者齿而噉之由是懼懼其禍遽託疾以西川牌印付
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章魯封不幸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
隱齊名皆浙中人頗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父土豪崛起

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張羅三士惟其籠
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語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
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為縣令即可知也以章魯封為表
奏孔目官章拒而見咎差羅隱牢錢唐皆畏死稟命也章
羅以之為耻錢公用之為榮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
魯封後與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為中朝所重錢
公尋倍加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温飽而卒

裴氏再行歸登尚書附

唐裴司徒據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製
開屋緘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在番禺

時鍾愛一女選滎陽鄭進士以聘之才過禮期遽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尋報物故五教念女及夫不勝悲痛而鄭偶大笑之蓋夫婦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因別適人亂前再行河東始也元頑少監蘇涯中丞賜紫楊玘少尹與五教親史別駕說皆同歸登尚書每浴皆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鄙齋嘗爛一羊胛旋割噉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剖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閉門避蠻王先主附

西州自唐劉闢搆逆後父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獍纒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高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壘里人相率數百輦叫噪而逐之蠻一回顧却走如堵墻崩馬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也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為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高太尉機詐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公駢自天平軍移

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書一符於郵亭迎之以壯軍聲蠻酋慙交趾之敗望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畚鍤將施亭候有警乃命門僧景山此僧多為掌武決策人謂是龐勳漏網而變名也奉使入南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轟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讐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張道古題墓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盧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群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掾爾後入蜀

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懼為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誠思徵召為幕寮排擯卒不齒錄竟罹非命也嘗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痊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言幕寮掩其才學不為延譽又非達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補表深於象象者書號易題數卷行於世

叙巢居子

唐貞元中移歸人覃正夫頃棲廬岳師符載徵君為文竟泯沒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辭韻挺特風調凜然真得武都之刀尺也號巢居子有二十卷愚因致書於

歸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訪之書未達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藝而煨燼之嗟乎鄙於羣生異時也苟得繕寫流布振彼聲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羅衮不就西川辟楊雄李穎黃匪躬附

唐羅員外衮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尚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契濶兵難備歷飢寒蜀先王致書於翰林令孤學士吳侍郎選書記一員欲以桂楊應聘外郎謂知己曰誓擁馬通火服弊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歸為魯國東家丘乎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揚子雲二息亡遺骸葬於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遠乎近代李頻黃匪躬皆嶺表人頻即遣其糟糠別婚士族黃即三十年不返鄉里于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高測啓事韓昭附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曆數琴棋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啓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盃燕公曰萬卷書不易徵詰百盃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祕校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也 韓昭仕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

書筭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有朝士李台嘏曰
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

符載侯翮歸隱趙魏附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許耻於常調懷會之望常南康鎮蜀辟為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常公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詞于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劉闢時為金吾倉曹參軍依棲常公特與譔真讚其詞云矯矯化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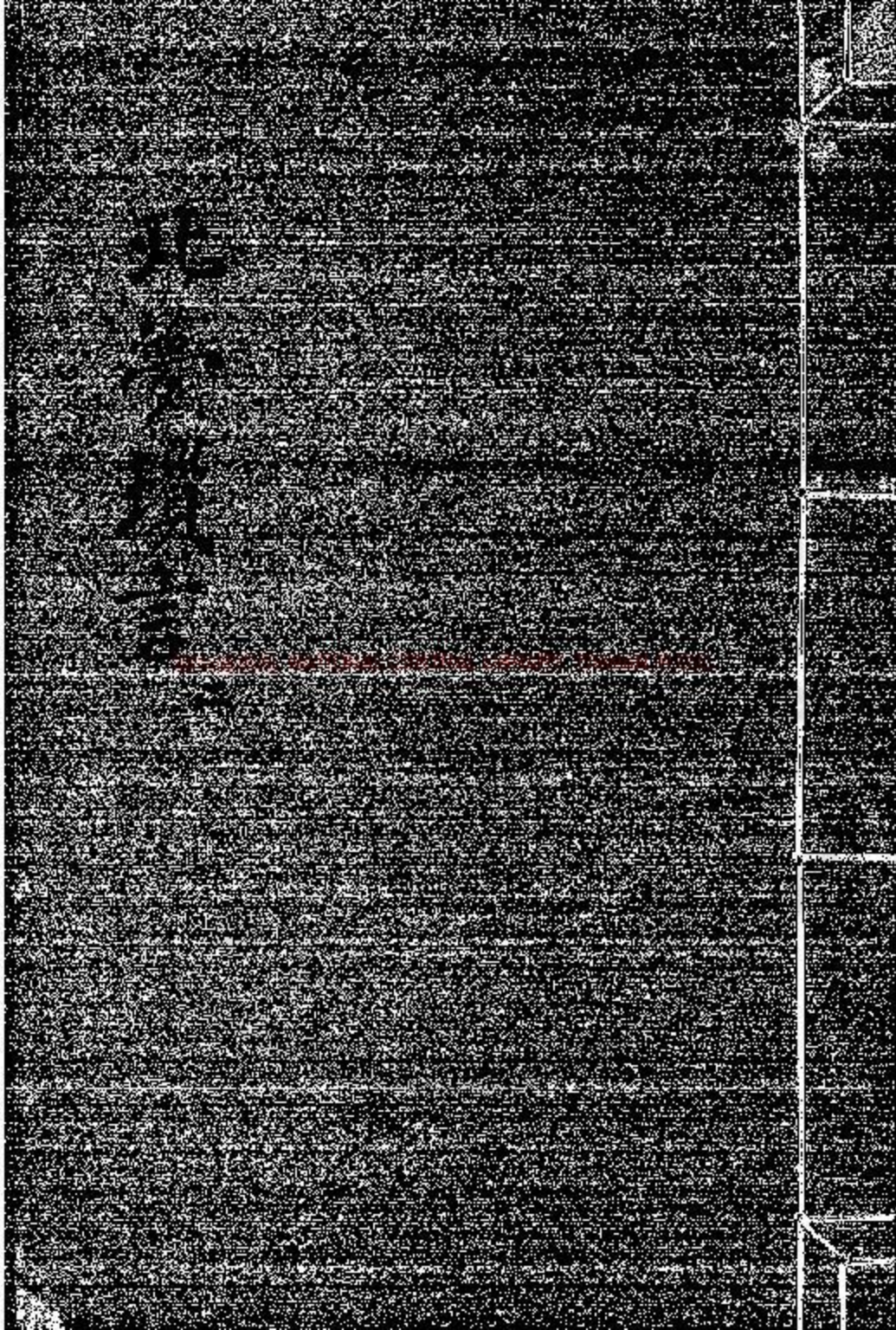
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鶴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覲麟閣之中洎京兆變故彭城知留務起雄據之意符為其所縻凡有牋奏愈更恭順劉闢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牋奏藁草一篋呈高宗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即前之真讚可謂有先鑒也居潯陽二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奏請為副倅授奉禮郎不赴命小童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羔鴈盈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聲名籍甚于時守道循常者號曰兇人曾覽符公全集其文簡舉清便入其堂與者唯是平于覃正大乎宋濟雖有詞學其文冗况非符之流港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

資卒於彭山軍墓銘即宋文也

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

壺以拔萃出身為卿寧從事僖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
林學士內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族朝士潛推伏之僖宗
歸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卧龍館王蜀先主圖霸
屈致幕府先俾節判馮涓候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除眉
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羈寓成都為侯公軫卹
甚德之其辟書即馮涓極筆也侯有謝書上王先主其自
負云可以行脩牋表坐了檄書侯先人蜀之趙蕤者梓州
監亭縣人也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
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第五



北夢瑣言卷第六

吳相事 劉漢宏附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為朋黨者切齒鎮
淮海日吳湘為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
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
聘財及甚豐織羅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賦
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
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寃衛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澧
州謂寄寓朝士曰李二十悞我也馬植曾為衛公所忌出

為外任吳湘之事鞠於憲臺扶風時為中憲得行其志焉
吳湘乃澧州人顏尋歸澧陽孀獨而終舊說浙東理難十
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宏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
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得也已

裴相生於閩國事雙峰禪師文如海道士術

唐裴休相公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雙峰禪師得達摩頓
門密師注法界觀禪銓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
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發願
世世為王私護佛法于閩國王生一子二手文有相國姓
字聞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教旨不允也雙峰禪師

聚徒千人談玄之盛無能及也一旦惑於民女而敗道焉
是知淫為大罰信矣相國李太尉始與師善為致一宰而
已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
休廖廣宣旨趣共早也惜哉

常氏女配劉謙事

丞相常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
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
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
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常夫人生子曰隱曰巖隱為廣帥
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龍天在位

經二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田布尚書傳此一本全寫李琪相國舊傳也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鎮淮陽也盧丞相說罷浙西張
即中鐸罷常州俱過維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二公私款
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至泊逆旅某亭者公
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於
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乃與神送拜曰謝相公公
曰何謝神曰布有不肖子黷貨不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
賴神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公
矍然曰異哉某之為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於家人忽一

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鑑犯賊罪私造鎧甲以易
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賊易自別議且委一邊州所宜
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
日從容謂上曰鑑賊罪自有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
子弘正首以河朔詣朝覲奉吏員布亦然父之歛布會征
淮口繼以忠孝伏劍而死今若行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
因事私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某未
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也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
乃命廡下索服而見焉公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柰何區
區為愚婦人所使乎神撫然曰某嘗負此姬八千萬錢今

方忍耻而償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錢付之因言事不驗神乃辭去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死且如是而况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宜其不得聞於斯論也而崔相國出入將相三十年也宜哉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伴親表勉之掌武日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辭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竟罹朋黨獨秀之所致也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有以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懷危慄後郭美人誕有一女未踰晬適值懿皇商憂之際皇女忽言得話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公主降常保衛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效而殞醫官韓宗昭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諫懿皇不聽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即邊地之道人上悅之寇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

時人乃嗟之

同昌公主奢華葬見蘇鶚杜陽雜編

侯昌業表

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迴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癘似為庸僧偽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之也

李常侍遇道術

隴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光化中與諸朝士避地梁州小貂日游鄰寺以散齋陶寺僧有奕公者因與小貂相識每晨他出言赴齋請苟小貂在寺即不高鏢其房請其宴息久而彌焉乃曰李常侍在寺爭忍闔扉乎或一日從謂小貂曰世有黃白之術信乎好之乎貂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輒好僧曰貧道之每拂曙出寺為脩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豈敢秘惜小貂辭遜再三竟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峰韓相四入崔相恩知每遇二公載誕之晨乃獻銀藥孟子此外雖家屢空終不自奉亦不傳於子孫遂平宰李璩乃嫡孫也嘗為愚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得仙術苟得之必致禍也唯名

行謹潔者往往即李涪之謂也

陸相公勸酒事

朱進士酒狂東臯子劉虛白附

陸相公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 朱秀才遂寧府人度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鞏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東臯子王勳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竟陵人

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為孔門之徒得無違誥誡乎

裴鄭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昌圖等同奉之洎破偽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其兵衛四圍矛槩森然裴相猶戲曰夫子之墻數仞也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乂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田軍容檄常太尉

唐太尉常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

為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玄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虔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朱李驟進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為己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致意南詔於是蠻軍為近

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

貶黜隴西

又云因任章陽捕賊

先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

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利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駁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為陛下致之洎操太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日俳優穆刁綾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時人曰拔士為相自古有也君子不耻其言不出耻躬之不逮况唐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辦給欲整其亂祇自取辱焉洎縷未申而教樂僮吹華粟甚為識者所責也

李群玉輕薄事

唐李群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舉親友強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為其延譽因進詩授弘文館校書終於荆襄間然狎酒徒疑其張祐之流李少逢善夷謫官澧陽備知其行止因為紀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率之士疑為國人所謗或曰曾為荆之幕下假書題謁澧使艾使君李謂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收之州將戒其輕脫所齎不厚也又近年京兆常流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沒於世隴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孫也嘗宰襄州樂鄉縣京兆僑於此邑常來干

擾李亦祇奉不厭一旦謂李宰曰客有相勉某求一邑以救飢寒室人聞之大怒曰人喚郎為長官郎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即不可隴西聞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以歌詞自娛蜀相常莊晉相和凝附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千盃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為言然始俞允蜀相常莊應舉時遇黃冠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誠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

於汴洛泊入相尋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矣

又云長日唯消一局棋故并存之

劉蛻奏令狐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評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畧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為其書吏謹事之紫微託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為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千萬為此吏所告由是貶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湏潔己安有自負賊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繫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率皆進引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

陸龜蒙追贈薛許州附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而攻文與顏菱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博為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

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蔚廬公芻景重之羅給事寄
陸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
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
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傳貽史官右補闕常
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荂書方干詩名
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須作詩五十首裝為方干新製
時鞏吟賞隆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詩在
模範中爾竒意精識者亦然之 薛許州能以詩道為己
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
能變態陸之比也

顏給事墓銘

顏給事荂謫官沒於湖外未聞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
物其志詞云寓於東吳郡陸龜蒙為詩論之交一紀無踰
龜蒙卒為其就木至穴情禮不闕其後即政諫議大夫高
公丞之故丞相陸公扈二君於荂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
如携手過市見利則解頤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
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純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
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如何哉

李磻行狀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磻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為時輩始

已罹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
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為上下二
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
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
洎李翱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凌轢荀孟糠粃顏謝其
所宗仰者唯梁肅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
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
也

白太傅墓誌元盧鄭二相附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題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
有詩輓元相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有傷心事豈知想得
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彭城劉
夢得為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鄭文公改與
盧相携親表也閤閤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
叶揮霍間言語相詬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鬪擊亦不然
也竟以此出官矣

內官改創職事實給事附

古者閤宦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編簡唐
自安史以來兵難存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閤魚
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

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為之
分卿寺之職以權為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
軍容使楊復恭俾其欄笏宣導自弘農改作也嚴遵美內
謁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終蜀郡鄙叟庸夫時得親
其子仕蜀至閣門使曾為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書記
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行膝而
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心良久云
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曰不敢退而大咤嚴公物故蜀
朝冊贈命給事中竇雍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
士人多之

羅顧非降方干附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醜商之
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
會顧獨與之為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事陳矜所知
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令狐召學士話於梁
震先筆愚於梁公處
聞羅既頓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為貴子弟所排契闊東歸
黃冠事平朝賢議欲之帝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
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
夾筆可以敵得數筆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批據也由是
不果召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玉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內

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問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李琪書樹葉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榮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弘農楊玠藏跡於荆楚間楊即沂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海其跡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簿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跂石摘樹葉以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遺之矣

杜荀鶴入翰林 平曾費島附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泊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語練故事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徂逝免貽伊耻也制貶平曾費島以其僻澁之才無所採用皆此類也

樂工關小紅 石梁附

唐昭宗初選百官蕩折名娼伎兒皆為強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陽下採桑手關伶僂而奏之及出又為親近

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復有琵琶石濼者
號石司馬自言早為相國令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渙風連
水邊作名也亂後入蜀不隸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賓
客待之一日會都頭數員飲酒石濼以胡琴擅場在坐非
別音者諠譁語笑殊不傾聽濼迺撲檀槽而詬曰某曾為
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我聽何其苦哉于時
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顛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
豈獨賤伶云乎哉

孫夫子蕭惟香附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為詩一旦併焚其集

以為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詩
贈人白蠟燭曰自古清香勝蕙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
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聞琴詩曰玉指朱顏軋
後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
零近北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清冥夜深彈罷堪惆悵
霧濕叢蘭月滿庭又代謝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寄
愁人澄澈甘香氣味真好是綠窓明月夜一盃搖蕩滿懷
春又台州盤岫村有一婦人蕭惟香有才思未嫁於所居
窓下與進士王玄宴相對因奔琅琊後淫冶不禁王捨於
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託身無所自縊而死店有數百首

詩所謂才思非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北夢瑣言卷第六

北夢瑣言卷第七

富春孫光憲纂集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曰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意不悅乃曰未嘗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終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其

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略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群儒充
是非上不悅

鄭祭相詩李程附

唐相國鄭祭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嘗與廬州吳王揚
行密為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笞責之然其儒懦清慎
弘農常重之昭宗時英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盛言
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
相國既無施展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
却之術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
時病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訛侮之相國題詩于中

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蛄蟪蛄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下無
鈍無嚶囉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
玉石俱焚之慮也時亦然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
雪老僧門未開凍瓶粘桂礎宿火焰爐灰童子病歸去鹿
麋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
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
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為河南尹
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
美伸覽之次伏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
秀發程相大吟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為到夜秀發由是

浩賦不能凌邁

來鵬詩沈光楊好之附

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常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綠荷風剪破嫌他秋雨不成珠者以為不祥是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 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常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為閩從事 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蜂室九層矣醢鷄往來周東西矣蠖蟻紛紜強秦去

矣蜂巢聯聯搆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崩粟祖龍藏矣其千載改更興懷悲愁辛苦循其上矣

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李學士賦識劉昌美勾偉附

唐乾寧中劉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里俗云灩澦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候水濟去馬有朝官李堯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徒利涉隴西忽遽始為人之促召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撓長揖而別州將自送之際盤渦呀裂吸其船而倒卓一家溺死焉

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

唯妳媪

一人隔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鹽竈戶陳小
奴棹公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着穿白缺衫
皂裙欄青袴執鉄藜蒺問李公之行邁自云迎候其妳媪
蘇後亦說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門白壁寮
吏叅賀又聞云此行無妳媪名遂送出水濱于時具以其
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為水府春秋祭之初隴西文賦中有
金釵墜井賦至是識馬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為真官道書
云鄧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為之亦號陰仙近
代朱崖李太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劉昌美兩
典夔州雲安縣僧玄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拾已俸

三百千以脩觀者堂此像有靈矣利三十千入已一旦物
故經七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轉之言曰初至
一官曹見劉行軍即昌美也說云何乃侵用功德錢以舊
曾相識放歸填還此錢玄悟乃戒門人鬻衣鉢而償之後
卒也西川孔目官勾偉於其輦最號廉直也縣竹縣民王
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竟見冥官謂曰我即勾孔目也家
在成都西市曾負人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為我言於家
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債主姓名言之果為酬還也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孤衝官道

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
餓猫臨鼠穴饒犬舐魚砧之句為成中令見賞入有粟爆
燒甑破猫跳觸鼎翻為王先主賞公謂人曰平生投謁公
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哭之盧嘗有詩公不
同文賦易為是
著之乎後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為
是著之乎意不稱職數日而罷也

李洸行文卷皮日休莊布附

唐晋相李洸礫相之子也文學淵奧迥出輩流于時公相
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答明易
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
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礫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

圖撰行狀洸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哭礫相麻
因而貶黜洸以大彭先世因賊仰藥撰鸚鵡杯賦李洸醮
詞云犬吠天闕彩童呼仙吏一封紅篆書為奏塵寰事八
極鼈柱傾四溟龍鬣沸長庚冷有芒文曲淡無氣烏輪不
載中黃沙瘞腥鬼請帝命真官臨雲啓金匱方與清華宮
重正紫極位曠古雨露恩安得惜沾施生人血歆盡撻捨
無飽意甚有六義馬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
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靴鞋賦逆相
諺謂皮生後為湖南軍倖亦甚傲誕自號問氣布衣莊布
以長書責之行於世也

鄭準集軍書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歆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為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申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可久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鄰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請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挑朝士以為大笑

鄭準譏陳詠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奕棊昭宗劫遷

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常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常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譏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消詩以消多諧戲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為公之名也穎川嘗詩道自負謁荆幕鄭畢準亦自負雄筆謂穎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祈為假手穎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蓋歆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對語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為卷首穎川曰曾為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

王超牋奏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清節制判掌其牋奏歲久轉廳以掌記辟章莊郎中於權愛之間未甚愜旨聞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為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超以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偽而辨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藁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蓋譏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為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有名石欽若者体効其筆為劉知俊判

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竇主事露鋒穎竟同誅之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背荊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殺之親史柳脩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即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吏也王超全集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

李商隱草進劔表蜀庾傳昌顧雪附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孤公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疾有寶劔嘗為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劔武庫神兵先皇所賜既不合將於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綯繼有常平之拜似

踈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畧
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即君官重施行馬
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觀之慙悵而已乃倚閉此廳終身
不處也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為永和府判官文才敏瞻傷
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
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
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草角觝牒詞動乃數
幅譏其無簡當休要之用也尺其所短寸有所長而聞於
古人也 黃錄壇場星辰備位顧雲博士為高燕公草齋
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竒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唐末亂

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
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
不達變也國子司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公胤啓事數千字
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止於歷帝紀也其文散漫
殊非簡略所以儒生中變通者鮮矣裴晉公臨終進玉帶與令狐公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劄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乃口占之

高崇文相國詠雪

唐高相國崇文本蘄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川節
度一旦雪下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言多呼人為髡兒
恐是此日筵上謂賓客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乃口占云

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箇髯兒射鴈落白
毛空裏落紛紛其詩着題皆謂北齊教曹之比也大尉駢
郎其曾孫也鎮蜀日以蠻蠻侵暴乃築羅城四十里朝廷
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
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
曲緩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

洞庭湖詩李洞包賀盧延讓顧况附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逼住湘波讓
而退溢為洞庭湖凡濶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
壑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為桑田於斯驗也

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為首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己
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其姓而忘
其名戲謂己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己
公堅請口札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怜洞庭湖恰是三冬無
鬚鬢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進士李洞慕賈島欲
鑄而頂戴常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僻於賈復有包賀
者多為麤鄙之句至如苦竹筍抽青撼子石榴樹掛小瓶
兒又云墓是山中子殺為水靴鞋又云掉搖船掠髮風動
水槌胸雖好事託以成之亦空穴來風之義也盧延讓
哭邊將詩曰自是碣砂發非干駁石傷牒多身上職益大

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世傳逸詩云牕下有詩留客
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 顧况著作披道
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云駐馬上山阿父思不得顧云
可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况其人慚
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杼織種花
牛翰林覽而絕倒莫諭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
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斯為戒也

高蟾以詩策名胡曾羅隱附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為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
薛許州謂人曰僕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

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
風怨未開蓋守寒素分無躁競之心公卿問許之先是胡
曾有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
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
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嘗覽李賀歌詩篇慕其逸才奇險雖
然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輩或於奇章公集中奇章即牛
僧孺給事
中見杜紫微收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
可也是知通論合符不相遠也

常杜氣槩李頰附

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筩筩時常相

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話於常公曰我道印相金鎖鎖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或有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梁震無祿

唐荆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愔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謂成中令欵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一日薛亞謂司空曰門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為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

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公邀至府衙俾草機書欵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為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也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鎮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事夏生言其不入相法後三千里有不測之變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咏之分也

曹相夢剃度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召之具以所見話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于時杜相出鎮江西相國大拜也

玄德感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閩王琅邪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後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致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怪具見山甫乃憇於

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尾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露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愚嘗畧得挾覽而其本偶已絕無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劉道濟幽窓夢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窓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顯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窓側栢葵

花宛是夢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才貧未
聘近中心疾蓋女子及笄不有所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
彭城劉生夢入一娼家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家
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於劉山
甫也

北夢瑣言卷第七

北夢瑣言卷第八

富春孫光憲纂集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嘗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幸直頑健居人多養鷄鷄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爾謹狀吉甫相典忠州沂流之任行次柘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酌酒裴迪附

唐孫會宗僕射郎偓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宴

有一甥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污咄咄而出不相識目即席說於主人咸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於階上酹酒草草傾發也自此每酹酒倒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有裴迪贄相之堂弟無文學於荆南投筆趙司徒為虞總小將對客側身一酹趙公未諭朝賢問風規極恠之筭七下何不幸也

三朝士以名取戲

唐張昺尚書朝望既高號為流品與常相保衡分常死於同列以其名昺昺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之昺昺即小兒襟衣乃繡帶也方欵因事改之未幾常相流貶竟不大拜常嘗問王名之由昺以少孤為無學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仍多辯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為名洎無以酬之然洎亦訓至雖然古人以名貽誚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齊丘用礪希敷太過亦無取焉其複名須依義訓唯單名易諱者善矣楊公主五子彞憲文蔚知名文蔚後登庸也

張仁龜陰責

唐張昺尚書典者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號塵外姑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慶士為子居江津間常致

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長成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處士緘札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卽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仁龜有文性好學脩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為先是張處士悵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柱史為楊鉅侍郎愛婿也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唐相國裴公恒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鄆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思地唯啓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為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祿光資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自非篤於文學省顧賓賓者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斁也

侯泳忤豆盧相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聲彩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豆盧瑑罷相守僕射乘閒詣僧院故僕乘他適而於僧宇獨坐

瞠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揖傲岸據榻謂叟曰大
叅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錄乎亦曰非也遠州刺史
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云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
遽疑是丞即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旋至方知是豆
盧公也歸去自咎悚惕貢一長牋首過賴先曾有卷及門
揆路通入詠乃自陳卑踈公亦遜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
命酒凡勸十盃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訝然凡事更宜在
意侯生乃慙灼無以自容先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
侯氏盛饌而飲皆每飲一杯迴首摘席經咀之幾不濟所
謂雅責也

盧沆遇宣宗私行賈島附

唐陝州廉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滄水逆旅遇唐
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歛身迴避帝揖與相見沆乃自稱進
士盧沆帝請詩卷袖之乘騾而去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
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臣問沆與主上有
何階緣沆乃具陳因由時亦不訝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
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遇黃冠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
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然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耻之
拔為主文竟不果也 賈島遇宣宗微行問秀才對曰賈
島帝曰久聞詩名島曰何以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平曾相

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貴人也

顧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顧况字適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亦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却令生於况家三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却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據言亡人傳况父子皆有所遇不知所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張曙起小悼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斃悼念不已因入朝未迴其猶子左補闕曙才俊風流思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沙溪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綉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慘忽觀此詞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仄所作阿仄即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還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顏相似怨之可矣諺曰小舅小叔相搥相逐謔戲固不免也

張禕尚書無忌諱

唐張揚尚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
髣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辦裝入京果登朝籍不爽
陰告也東都栢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塹若塚
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價買
之遽令發掘其下乃麥麴耳以之和泥塗之一院墻屋不
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與向使疑悟神恠則有物憑焉必為
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也

荆十三娘義侯事

進士趙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正支山禪
院僧房有女商荆十三娘為亡夫設大祥齋自暮趙遂同

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
第三十九愛妓為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
殷與李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
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為
郎報讐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
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無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復
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李當尚書亡女竈

唐李當尚書鎮與元堡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七子
狎於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祆誕械之於市井之間又

有一休復無何殯於狴牢遽睹腐敗轄司申而瘞之爾後
死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問一旦愛女暴亡其內追悼
成疾無以救療幕客有白八座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
君之術能祈之乎八座然之因敬而延君陳生曰此小事
爾於初夜惟堂設燈炬盡作一門請夫人下簾屏氣至夜
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幅臆失聲而哭亡魂
倏而滅矣然後戒勉云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北夢瑣言卷第八

北夢瑣言第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孟弘微躁妄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太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狎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為南海從事因墻頭中郎來入墻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

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邪打墻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
是不遭擯棄幸矣

楊收相報楊玄价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或一日客
將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鄭尚書八座驚駭以弘農近有
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使楊玄价
所諧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託尚
書宴犒兼借幾十萬緡榮楊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
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
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榮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

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朱弓撚彤
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仇殺楊玄价我射
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染脚疾而殂蜀毛文錫司
徒先德前朝牧龜範曾趨事鄭尚書熟詳其事愚於毛氏
子聞之矣

劉山甫題天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官於嶺外侍從北歸泊
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毗沙門天王因詣之見廟宇
摧頽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請郎中
詠之乃題詩曰壞墻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

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自夜夢天王所責自云我
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張此地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
大起倒播絕纜沉溺在即遽起悔過令撤詩碑然後巴山
甫自叙

常宰相功德驗陳微附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常忘其名唐光化
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涪溪遇一女人著緋
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駐叫噪見此
女人乃赤狸大虫也逡巡與常分路而去常終不覺蓋持
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常誦金剛經

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下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
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僅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
僂或一日行於封路翁薈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
馬坐仰倒由是脫至前路方悟手之揮乃刀鞘及歸所匿
處刀刃究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刺血寫經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司中報高
燕公荆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具多葉上不許
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逆
出東界所司不論繩絞賜錢一千送出東郭幸而誤免後

卒於荊州玉泉寺

成令公擲環玦事

荊州成令公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已決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艤舟而謁之炷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環玦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揚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啓中路而退將何面目迴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怠一言而止即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白蓮女惑蘇昌遠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蕪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或有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絕麗閱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榮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袂遂絕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菡萏之能哉聞於劉山甫

柳鵬舉誘五絃妓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

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為廂吏所捕其女僕自經而死或一日却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驚訝其來女僕具道其實因以鬼偶經時而去見劉山甫閑談

雲芳子鬼事李茵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蓋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其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即此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悵無以柰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

縊而死其鬼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芳子自陳人鬼殊塗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芻靈崇

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在文人陸評事院往來為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瘠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真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祆乃絕聞於劉山甫

高燕公神筆

淮海小將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為鬼物所祟常呼韓郎
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如禮自云天朝神朱以異
事不敢隱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書名俾朱歸帖於女
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言別而去聞於劉山甫

魚玄機 徐月英附

唐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
執箕箒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為女道士有怨李公詩云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柳東
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
璋殺之有集行於世矣 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

人詩云惆悵人間事又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
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
營妓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
焰時號美戲也唐末有北里志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
康狎游之事或曰孫祭舍人所撰

李氏女霸寫

唐廣明中黃巢犯闕大駕幸蜀衣冠蕩浙寇盜縱橫有西
班李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無所依託
適值鳳翔奏將軍董司馬者乃悔其門閥以身託之而性
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蜀尋訪親眷知在行朝始謂董

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至於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為偕老請自此辭董生驚愕遂下其山矣識者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見劉山甫閒談

馮藻慕名

唐馮藻常侍肅之子消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貂文彩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曾入靜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職藻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亦無成遂乃二十舉方就仕官歷卿監峽牧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輕祿仕之如是也

李涪尚書改切韻

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不為小文而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語稟之時人號為周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其上聲全刊吳音方當上進而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于今無人敢以聲韻措懷也然曾見韻銓鄙駁切韻改正吳音亦甚覈當不知八座於此又何規製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為舉場頭角人皆體倣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啓事隨啓詣公相門號為門狀啓雖繁於名紙各便於

時也書云謹祗候起居即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
至今顛倒無人改更夫有朝改之亦美事也

穆李非命

唐監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暢播於時流黃巢後扶持
聖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于魏州公館翌
日修謁郡牧張存即王拱下部將也存謂典客曰我受穆家
恩命今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報答也典客詣館話於穆
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謁
為對乃斬謁者穆生驚恠失意歸館尋遣人就而害之李
監察不諭方抱憂惶俄亦遇害以將滅口於時李公遠聖

善所憇之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寃夢航謂
骨肉問曰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即死果為拱所誅徐
光子嘗讀李肇國史補曰既李公汧曾放死囚他日道次
遇之其人感恩迨歸其家與妻議所酬之物妻嫌數少此
人曰酬物少不如殺之李公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
為虛誕今張存翻害穆李即史補之說信非虛也恠哉

王給事剛鯁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許子孫嫌
人柔懦又素有物分殖利極豐黃冠前嘗典常州京國亂
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迴歸裝極厚水陸分載行

甘棠王拱帥于是邦不武王命兇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拱乃以內廳盛張宴席備列珍玩簾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拱立乃欽容白夕拜曰某雖武夫叨忝旄鉞今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即榮幸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拱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轄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其囊三四百籠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捨而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暴亦未諭天意也葆光子曰剛以立事時有

用捨以柔濟剛不爽權變當衰亂之世猶適時之宜王公僅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却其賂即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裴楊操尚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為將相率愛奢侈楊相女適裴坦長子家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見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椽盛果實坦欣然視椽子內乃臥急屣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

出腹不生養盧侍郎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歟宗

人無掌文柄乃擢群從陝虢觀察使盧渥知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美色趙宗大夫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

張興師決門僧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日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為蜀相一日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達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興師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譎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國處分七笞之其僧解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身見其辭色不懌因問之

僧以卽君傳相公處分見恠未知罪多相國驚駭慙罪謝以兒子狂駭幸師慈悲迴至堂前嗔興師責怒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北夢瑣言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十

富春孫光憲纂集

狄石丞鄙著紫僧僧鸞附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僧
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踈之鄭谷卽中
亦愛僧用北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捨之矣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鄉御謁薛氏能尚書於嘉
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為舉子乃伴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
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為文章供奉賜紫柳玼大
夫甚愛其才祖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

號鮮于鳳翥判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亦拒之於
是失望而為浮誕江西判官後為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
遇害

張翹輕傲李堅白蔣貽恭附

唐乾事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
翹恃才傲物席上調諧寵妓張小泰怒而揖起付吏責其
無禮狀云有張翹弓馬止淮陰來妓席考放恣胸襟璠益
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只此兩句合喫乎三下求一笑
宜費手千金萬金金計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
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 蜀綿州刺史李忘其名時

號嗑咀以軍功收郡符號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粗有
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為堅白對曰莫要改為士元
亮君雄是權耶人有蔣貽恭者好嘲詠頓以此痛遭攢楚
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襍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罷將仕
郎頭何為作教子將卿他皆類此 蔣生雖嗜嘲詠然談語
依世凡遭亂則皆輕薄
之徒以此縉紳中惡之近聞官至今位而卒斯亦幸矣

劉李愚甥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
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魯鈍
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子

不可無後常加楚簪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百分也一旦不告他逝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縲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涇陽李侍郎充使番禹越王劉氏所繫為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慈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即白衣叟其髻髻手

李鵬遇桑道茂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即

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世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即諱福揚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極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帶雨衣及避雨於方叟之廡下露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二精珍乃公候家不若也孔公慙謝之且借雨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雨衣然則已令鋪上取去可

以供借也孔公賞義不覺頓忘官情他日說於寮友為大
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
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逼急詣一
空宅徑登溷軒斯則大優穆乃綾空屋也將優忽至此丞
郎慙謝之優公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先訪人聞之莫不
絕倒

前賢戲調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謨真贊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
胡為而將胡為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
相為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李光者渤
海之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覆斗
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贊為僧院地
遠爾洸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
炷香虔誠洸俯仰朗稱曰錫鑑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
為有十升功德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又趙璘員外為裴垣
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二本不醜孩抱時乳
母怜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因此一定裴公大哈薛侍郎
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與昭緯作
脚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舉息利錢
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

袖而出又孔昭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獨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見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山上方隅有顛仆字文幹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恠玄之乂玄斯皆清賢雅戲以之群居又何傷也哉

京兆府鷓鴣挽鈴

唐溫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者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鷓鴣一隻尹曰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寃也命更隨鷓所在捕之其鷓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天帝召慕容

唐僖宗朝翰林慕容待詔滑能慕容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四十來謁覓慕容請饒一路滑生慕容思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人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冠犯闕僖皇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火張生日不必前邁某非慕容天帝命我取公著慕容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顏回

卜商為地下脩文郎又李長吉為帝召撰樂府豈斯類也
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北方玄天
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以號鬼帝世人有功德者地帝得
以辟請曰明公之流是也召慕之命乃鄴官帝君乎與真
誥彷彿故梗槩而言之矣

辛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逾之矣唐崔
魏公鉉鎮渚宮有富船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
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二
兩曰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多在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

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
買竹鷄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
搗薑挾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甦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
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
至尚衣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
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
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
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云疾危與梁生
所說同矣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刺喫消梨不限多少咀
齧不及挾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乘馬而歸以書筒

質消梨馬上旋斲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
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其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
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
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

北夢瑣言卷第十

北夢瑣言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薛卽紙裏鷓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于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于傳禪薛公銜命梁園梁祖令客將約迴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迴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辨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欵曲一日梁主話及鷹鷓薛公祇對盛言鷓鳥之後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鷓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今公所賜直須惜愛果以紙裏安鞵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進士團所由到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為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踈失狀元答之遂迴所由謝杖了堦前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瞋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為崔亞持眼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後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為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廳子讀書乎贊降階對曰薄涉文義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必稱進士依

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為崔公縑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若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搏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皆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竒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竒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窓前見林狔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攷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姬獻此術於節使許存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勳臣為幕下從事時人號為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

之於強山人甚詳亦嘗以籍相識籍子壻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威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點制不謬衆皆嘆羨以謂清河曾遇至人食之張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逢一道士蘊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即多獻術即不傳唯此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呈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蔡旼虛誕何法成附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旼者以黃白干之取瓦一口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幸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為元戎笞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為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毳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藥數兩釋縛而竄

法成得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人誇鮮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俚而已偶免謬妄之誅也彭韜先者與何生切鄰兼得其事為人話也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為呂用之譖毀一旦作竄燕公命吏齋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獄繫維申公告獄吏要見督郵常公吏以告之常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花金藥欲獻元戎劉公臣容可乎常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點甄瓦半葉以呈

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岷山即田令孜第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銜於中使中使回聞於田中尉洎劉司空朝覲行在與申生偕往藏隱此人

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點未藥在身荆南節判司空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永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

王蜀時有一士着綠布衫長在街衢仍還逆旅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堅確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蓋不能任持所致也

宗小子藥祆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西川

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畏穎川知之遂旅游資中郡消聲歛跡唯恐人知寓應真觀脩一爐火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告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穎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脩之藥道士收得傳到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李壁尚書戮律僧

唐李壁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師忘其名臨壇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師仰檀施雲集由是鞅掌嗜慾之心熾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為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十五人八座

戮之 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壇長近八十年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持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為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恠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華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輦叅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為耻嗚呼如來制戒為入道之門苟非其人為聚叢藪律乎律乎道不虛行

崔玄亮降雲

唐崔玄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脩精至不捨晝夜常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為民祈水旱疾疫而已

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睹

亮典湖州脩齋亦降仙鶴曰太保為贊

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職事軍校及茶酒廝役祇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超然壽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脚在鐙內因拖拽而死也 又王蜀時玉局觀道士趙駕仙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青城山脩齋入壇行法事其廝僕臥而驚魘問尊師何在人問之乃曰適見四人看緋自天而下拽二道士於壇前鞭笞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 又有何景冲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脩齋渡江船覆溺死斯蓋罔道不恭為天罰也 成中令鎮荆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荆襄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不以為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關三郎入關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玘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祇之說正謂是也愚幼年曾省故

里傳有一夷迷鬼魔人間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窓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即撲人驚魔湏臾而止

希慕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瑄鄭嶠四君子蒙其矜睇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理嶠都雍葆光子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瓌意琦行奧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昭播是則希顏慕簡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為之動合規式中皆知良人個體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為意黃冠犯闕夫妻遭離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雙血被面其從母為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李氏子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承郎其元昆崇彛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為後崇彛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誥褒

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懼聞於外旋取燼之死為
掌誥之美竟廢於時鄙夫蜀鄉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
隴右有一子年十四常 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隲之
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為我父勿
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又何也心為靈臺既嬰風恙而才
思倫序斯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盧潘神俊

唐盧尚書潘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費於靈武連帥恩賜帑祭內臣厚希例貺其家事力不克未辨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遵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官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乎

富春孫光憲纂集

楊收不學仙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為直隸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已下皆至丞即發以發生為春其房子以祝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喫反古鼎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鑄鑣鎰為名嚴於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為名畫有文學登高第號曰脩行楊家與靜恭諸楊此拾華盛收相少年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相即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也他日雖登廊廟竟離

南荒而殛悲夫薛澤補闕乃楊之女孫婿嘗語之

張氏子數壁魚

唐張揚尚書有五子文蔚彛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二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剪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麁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湏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况為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

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 李德陽附

唐柳大夫玼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責受廬州牧禮叅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道遇降德政碑顧相欲濡染以光刊刻亞台曰惡札固無所怪若以潤筆見賜即不敢聞命相國欽之書訖竟不干瀆也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說法壇施雲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碑廬岳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瀆書碑誌許奉一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書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楊寅疑相術 李嵩附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素許之術於京城西畿逢一季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顏垂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暗有資遺之意其必致非常黃冠犯闕僖皇幸蜀季生為士民俠持入京升含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天人之相只為一升疑乎莫可知之楊生嗟嘆不復言知人之鑒也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嵩者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詞辨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為祆人扶持上紫氣乃聚眾舉事將舉而敗祆輩星散而嵩獨罹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嵩

相善不信嵩之造祿良由軀幹國姓為群兇所憑以多事
之秋滅跡匿端無為綠林之蒿矢也先是李嵩有書召王
局化揚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無斃自言患聾有道而託
筭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
作字弘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挿北成乖字去即乖
角揚生不果去而李嵩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揚之幸
免由崔之力也

揚鑣偶大姑神史先澤附

唐揚鑣收相之子少年為江西推廵優游外慕也屬秋祭
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為大孤小者為

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
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
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鑣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
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揚公呼
為揚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揚郎採顧使希回棹以成禮
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恠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
無意輒慕君子而揚郎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於君
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
之揚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
與鑣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判使史在德郎

中子光澤甚聰俊方脩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為鑒戒也

柳氏子僕頭脚許承傑李思益附

僕常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玘出官瀘州郡洎牽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幕中有

昆弟

或云癸相
或云名珮

之子省之亞台迴面且云不識家人自是

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論尊旨良父老僕將之得非郎君僕頭脚乎固宜見恠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於郎君垂下

翹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即亞台踈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馬亞台先問讀書否脩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脩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實粗重傳及數政莫知於今存否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勛臣也其子承傑即故黔使僖賁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階越少有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即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暖座垂紛錯每脩書題印章徽有浸漬即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以為話端皆推茂刺顧為首許公他日

有會乃謂顧曰閣下何太談謗顧乃分踈因指同席數人
為證顧無以對遂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為眾所
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為魚袋
更僭也刺茂州入蕃落為蕃酋害之 西川衙前軍將李
思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纖麗蜀先主左右羨而恠之
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為我先揚軍府
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作衣裳也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
裹小兒帽子前如鷹嘴後露腦枕恠而截其嘴也又登樓
見行人戴襪鞢蓆帽云破善頭爛額是何好事然自務
儉素愛人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傑俸薄且困
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僂骨何以得見其愛
羨即可知也每云黃冠之後所失已多唯襪頭褲穿靴不
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監云木圍裹頭於是最便何必油
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師古又嫌以銀稜藝器托
裏碗楪徒費工夫又云措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遺
醜可知自非鐵石為心未有不貽他說戒之慎之因述柳
氏僕頭引起數事豈資談笑亦足小懲也

鐵補闕貞澹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請
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歲迹於江陵問巷僦居

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藜藿不給未嘗隕獲於時成中令延
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弘農韜藏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
回成令驚訝以為聞聽不致闕申情理善以入翰苑秉鈞
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過飾何當獎遇
今宰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搜羅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一
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十緡辦裝
所殘却納朝廷號為鐵補闕未久除道州牧却經江陵告
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
重之他日接南岳與玄太布衲適希禪師同居車廂源雙
泉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揚公既沒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
道也本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為愚話之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土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為詩小巧多採景
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
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謂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
拜見林曰為飯甕子熟發崔訝飯甕不康之語林曰數日
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須一衫
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葆光子曰東方朔
以恢諧自容婁君卿以唇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
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

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為此輩調笑也

沈尚書非命劉建封附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為驚湍激舸舸梁板漂逝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慚恨伺隙刺刃於詢果罹兇手殺歸秦以充祭亦無及也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姪其牽攏官陳忘其名之婦陳為同列所戲耻而發怒伺便以蒺藜擊殺之馬氏有其位于今禁蒺藜蓋懲彭城之遭罹也姪為大罰昔賢垂戒為人君父得不以子禍奴禍取鑑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秦威儀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功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換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戶許琛一日暴卒翌日而蘇乃具勝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堦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人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不至仰為我詣衙具道此王公聞之悲泣慙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

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此事與楊收相與鄭愚尚書
處借錢事同 又南岳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脩者曾
曰真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夜夢真人曰紙錢
即真吏所藉我又何須由是岳中亦信之

崔從事為廟神賜藥李氏土地神附

閩從事崔員外名其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幣湖湘復命
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惟外郎於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
免驅馳遠路復患疴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
廟夢為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彛郎中宅在東都敏財坊

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
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岸並不衝圯李宅異事也

張璟為靈廟草奏

盧成書生張璟軋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
衡州大嗥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廟神所貴生以素對
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為
其分疎奏以岳神無人作奏璟為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
白金十餅為贈劉山甫與廖隲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
也

滄水神正直

唐黃冠奔衝有小朝士裴名其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
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為悲悼即
可知也行及駱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恠而詰
之我為滄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
人遽行笞責妻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夕旦未有所託且
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為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鬼識依
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
告辭而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滄之靈有義方之訓
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塹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唐氏嚴氏附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倫
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公銜之洎公宦達後因事塹
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鮮于仲通兄弟閬州
新井縣人偃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
降敕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岳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蛇
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為奇事比侯及壯常有自負之
色歷官終於晉州安岳縣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地
也唐峰亦閬州人有墳塹在茂賢草市峰因負版一術
人偕行經其先塹術士曰此墳塹子孫合至公相峯謂曰
此即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即子孫合為盜

賊皆不令終峯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峰亦與郡其二子道襲等皆至節將三人與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嚴司空震梓州監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野生聞鹿鳴其表曰戴釜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曰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鼠狼智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栢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地所吞鼠狼雄雌情切乃於穴外坩上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坩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嚙斷而劈蛇腹嚼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嚼莖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之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草賊號令公

富春孫光憲纂集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揚全致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慕容十來人從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容侍姬有輦下升平之故泰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教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素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秦朝廷云得具

州報某日有劫殺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也如此彥禎子尋為亂軍所殺非琅琊公訢於上帝乎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偽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今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曰加冀歛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滂間路至河中代都為帥重榮迎之滂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集軍拔于庭

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遇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滂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滂曰為惡者非我而誰召滂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滂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受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為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暉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暉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於北郊自以

襄年困於政託之他日願汝挂兒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
之言訖法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為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
恭使人召政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
友教導之政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
於終南山政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温
請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政所政葬於鳳翔西岡松栢
皆手植之未幾政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
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韓簡聽書 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儉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

乃召一孝廉令講何論及講至為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
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
倒 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
然演經義文疊々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
於道門改名晝卒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儒但未睹通儒
多逢鄙朴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羅虬附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本軍
為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
關為前鋒時潯為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於閔後

廣為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為帥因有首丘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理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遷嗣為潞帥降太原葆光子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罷舉依於宦官典台州畫錦也嘗以展墓勉謁邑宰橫笏傲然宰曰某雖塵吏不違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嘗見雕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雷電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推

其弟匡儔克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南欲赴闕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因請稅駕於常山府郭以申離戀會康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關迴與匡威相遇伺登寺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託親忌王鎔既造之逼以兵伏同詣理所乃入城東門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於缺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扶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鬪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踈瘦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兩電交下而屋瓦皆飛拔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訪之則曰墨君和鼓刀

之士也天意冥數信然鎔自此難更在位三十來年不以神明扶持何以獲免

李全忠蘆生三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為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為異以告別駕張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也建章曰昔者蒲洪以地中蒲生九節為瑞及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為威校諸將逐李可舉而立全忠累加官至檢校太尉臨戎

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為三軍所逐弟匡儔為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累城為盧彥威所害先是李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希素中以飲博為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馬都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都曰弱冠後两周星微形於色後匡威繼父為侯首召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都但頓顙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濶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李匡儔妻張氏

國逸也其兄匡威為帥強姪之匡儔按劔而俟夜深妻迎
出步輦為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
救援鎮州既出城三軍立匡儔為帥匡威遂称欲歸朝觀
行次常山又有劫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
終不及姪亂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仙

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
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
曾齋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
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

島見樓臺巋然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食皆建章故鄉之
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
人也忽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
然往來皆無所懼又迴風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
中建章則帛苞麥屑置於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
學也如此薊門人皆說于時亦聞於朝廷徐光子曾遇薊
門軍校姓孫忘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蒙遺絞綃自齋
而進好事者為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
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具言
國璽外唯有二物其一建章所進絞綃篋而貯之輕之如

著以紅線三道扎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
邇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軍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軍
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咸云此舉乃
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
臨臯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周曠以徇乃貶讓能
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礼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
奏曰晁錯之辜謬及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
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戶叅軍遣中使害於驛內識者以讓
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曉貌如
削玉有制誥之才仕梁至宰相鳳曆年間洛都有變為亂
軍誤害時皆嘆惜之

三鎮擁兵殺二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
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
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洽背汗流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
亂朝政因疏帝昭度討西川失謀李谿麻下為劉崇龜所
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及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
還鎮内外寬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
之曰太宗以此官摠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
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加尚父至
是為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後追贈太師李谿字景望拜相

麻姑為劉崇龜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來自雪後竟登庸且訴崇龜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常昭度及谿素不相合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鉷入闕奏事與昭度關通因託鉷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齊君谿亦遇害其子洸有高才同日遭罹谿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鉷亦寃報之一事也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常臯是也然則時有夷險不可一槩而論王鐸初鎮荆南黃巢

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以高駢上表目之為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寶曾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為牙爪何士叅帷幄當今大盜移 群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後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也鄭文公政首倡中興傳檄討賊殺戮黃寇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璆湖南崔瑾福建常岫鄆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薛能河中李都寰潘鳳翔徐彥若狼狽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濬

大言自方管葛以無謀之韓建倖用剛之孫揆出征大鹵
自貽敗亡爾後朱朴踵為大言驟居相位亦曾上表請破
鳳翔所謂以羊將狼投卵擊石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有
謂葆光子曰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為戲者
又矣廊廟之上耻言韜畧以素韃為兇物以鈴匱為凶言
就有如盧潘薛能者 才一旦宇內塵驚閭左颯起
遽以褒衣 燕頷虎頭適足以取笑則常昭度之憚
王建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從事於本省上事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常應舉不第為李都河中從事都
失守習吉自昭義游太原辟為從事習吉好學有筆述雖
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皆習吉所為也
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
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復其戎職莊宗即位追贈
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遙景重之曰我何不得
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過是

韓建始終

韓建兩隨李茂貞逼齊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幸廊
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且在勤王錄而殺害郊
王等人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駁論勤王錄數

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乘輿豈
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詔書徵赴行
在矣也又曾無亂率諸侯述保大定功之志也以為唐運
凌替皆由曆數自黃巢既戮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朱玫
王行瑜繼之纔捨茂貞而有韓建所謂一莽雖死十莽復
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為朱溫宰相蜀先主聞之笑曰韓建
非豹變之才與朱溫相宜也葆光子曰華州韓建荆渚成
汭勤王奉國誠有可嘉于時號為北韓南郭郭即成令冒
稱也
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奉霸王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
不至葵丘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有無

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滅洪泣血亂率同盟亦
可以結約親隣共張聲勢而乃助桀作孽畫匹成蛇捨我
善隣陳誠偽室華陰失守既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師乃無
名而陷沒非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
漢南諸侯結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即
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

孔緯借鹽鐵印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數鎮兵力強盛表請鹽鐵印詔
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下即吏曰朱公若收鹽鐵
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為張濬所

誤貶之他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翔天子西門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即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緯曰陛下以臣為賢是誇臣也臣若賢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弘信子紹威附

中和中魏博帥羅弘信初為本軍步射小校掌拔圍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鬚翁巫有宋于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為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又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弘信因令密之不暮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為帥弘信狀貌豐偉

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弘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後夫肩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師葵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絃共甲襍夜會汴人環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所有漸為梁祖凌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為祟乃謂親吏曰聚

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大去其國矣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幡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旆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強孩視鄰道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素曹之霸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鵝鷄數頭飛下幄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為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軍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于內黃爾後汴師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

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號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披褐至殿門

富春孫光憲纂集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胤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為信宜寬懷待之翌日宴于壽椿殿茂貞肩輿衣駝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結崔胤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至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貞入關焚燒京城

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為火龍子茂貞慙惕俛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胡轡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遙見詔之曰此胡窮也胡為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為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救之也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懷挾帝以令諸侯之意懼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傅城州軍乃攻興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並為蜀有方變謀却助鳳翔于時命掌書記韋莊奉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帥軍寵

韓建賣李巨川

李巨川有筆述歷舉不第先以仕為襄王與唐彥謙俱貶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道行者引出華州復恭為韓建挫辱極罵為奴以短褐蒙之斃於枯木守亮艦送至京斬於獨柳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即南山一丈黑本姓皆黃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人有人有逃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為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

於華用張濬計先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韓門請降朱公謂曰車駕西幸皆公所殺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道賜自盡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無能與爾等為主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泣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玉盃以賜全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其足全忠惧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遇弒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如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帝顛仆入內軍士躡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厨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為亂兵所害內人李漸榮裴正一等弒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請誅友諒氏叔琮書檄皆巨川為之因斬之識者謂韓建無行求解怒於朱公遂為所賣時人寬之巨川有子慎儀仕後唐為翰

林學士唯張策本與張濟有分携印而降叶濬之謀後仕
至梁相朱公旣得韓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昌梁鳳曆初
亦遇害也

天子賜勲臣詩

德宗皇帝好為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賜
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詞賜韓建以詩及揚柳枝詞賜
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求其義
焉

朱令公為昭宗攏馬

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羣戰於魏縣西槐林驛大敗

岐軍橫屍不絕鮑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誨已
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送於是
車駕還宮朱令悅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千步帝為
之動容至京師以宰相崔胤判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
可範已下七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盧光啓等一百
餘人並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
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即位為子友珪所弑竟如其言

請殺德王

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密為全忠所害
德王帝之兄曾冊皇太子劉季述等廢昭宗冊為皇帝季

連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眉目殊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徽密啓云太子曾竊寶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日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玄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湏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謀害衣冠

輝王即位天祐中全忠以舊朝達官尚在班列將謀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康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己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

使蔣玄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轉裂玄暉與柳璨及第瑤瑊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黃河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爾朱榮河陰之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醜而崩唐祚自此滅也

誣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蔣玄暉為樞密副使伺帝動靜積慶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宮人阿秋而召玄暉屬駕所乞他日傳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不涕

零先是金忠速要傳禪召玄暉到汴州責以大運玄暉以傳禪先須封國受九錫之命俟次第行之金忠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玄暉奔歸洛陽與宰相商量為趙殷衡誣譖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殺太后及宮人而誅蔣玄暉時人寃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脩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為宣徽使出為許昌滄洲兩鎮時人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之

為堂叔母待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克史館脩撰崔瑒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無以年

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侍夕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智也

秦宗權訴不反

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為反逆兵力強銳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禦之宗權為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囚縛朱全忠具表檻送至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也夫尹哀之觀者因以為笑

李摩雲擲鉢從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為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

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於地毀僧衣投河陽
諸葛奕為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為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
毆其左頰右頰流血奕尋署為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
蒲絳之北有摩云山設堡柵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
取時罕之下馬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
至侍中卒於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北夢瑣言

目全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以酒致禍

富春孫光憲纂集

梁祖國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昵每事具稟從晦致命於郡彥溫大張樂邀不至乃藏耀食於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已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訴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藏耀裂其禁械斬于壽春市孫光子曰

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據東川將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北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託以寒熱召之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說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鞞足端簡門迎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

蜀使洪飲

梁太祖初兼四鎮蜀先主遣押衙潘屹特聘屹飲酒一石不亂每攀讌飲禮容益莊梁祖之飲酣梁祖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屹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屹並飲

之屹愈温克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瀉因臥俾人偵之屹簪筍籜冠子拜所得酒器次汴人厭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特聘梁祖問以劍閣道路頊極言之危峻梁祖曰賢主人何以過得頊對曰若不上聞恐候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朱瑾殺兄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徐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侯胡規出獻欵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既而啓延壽門陳牌印於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嘗從周疑詐遣勇

士孫少迪等伏劔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先受印
齋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駭卒董懷進勾
拽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拽突出牽入之湏臾城上
鼓譟擲瓊首於埤也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
厚署瓊弟玘為徐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竟棄城救揚州

馬景設詐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尚堅且思班退親從指揮
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載矣今姦黨已
窘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為告事者有騎卒馬景
應命因朱友倫搃騎軍且至將大出兵迓景請因其時給

駿駟雜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進叩岐闕以軍怨東遁
為告且言列寨留卒尚萬俟夕將逝宜速掩之當落我機
內矣夫是往也決無生理願錄其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
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區如無人不十里果風騎
却走岐人納之不失厥料岐軍啓兩扉悉衆來我師宿已
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馬
李茂貞喪膽昭宗降詔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
景妻其孥倍加軫卹且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
景以死命行詐非圖身也人之難事唯景有之

朱廷壽妻王烈女

宣州田頌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揚行密請杜荀鶴持牋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赴俱為汴軍所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遽闔中州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帛帑發百燎廬舍州廨焚之急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讐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時木星

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唯木當應為福耳咸或然之時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召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識或言將來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為裴字為緋衣牛字着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木中異文

梁開平中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廢穰鄉人因伐樹
倒分為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
其狀以獻仍付史館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為
應之中間石氏自并門受國稱晉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
字表聞焉

薛貽矩畫讚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
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翦戮閣官貽矩嘗與韓全
誨等作寫真讚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賈
唐帝禪于梁仕至宰相

春磨寨

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激河下寨連絡號
八山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既飢乏野無
所掠唯捕人為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搗或磴磨咸用充
飢天軍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為雷電大雨淹浸其
營乃與妻孥昆弟奔於泰山狼虎谷為外甥林言斬首送
徐州時浦下裨將李師錢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脫雞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工畢因登眺其上見
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鳥

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軍前朱友裕為朱瑄掩撲援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赴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為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忽遽之際忽見溝內蜀忝稗積以為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馬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為賊所殺張歸宇為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

梁祖夢丁會

丁會為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祇候吾將乘馬欲出圍人以馬就臺忽為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唱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

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殿棟折墜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於御榻之上初聞土落於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遂懼然下床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召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敬憂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閣門內云門裏面莫有人否所以忽忘奔起得非宮殿神乎他日又遊於大內西九曲池泛鷁再於池上舟忽傾側一墜於池中宮嬪并內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弒

逆之禍每傾棟拆非佳事也

梁祖圍棗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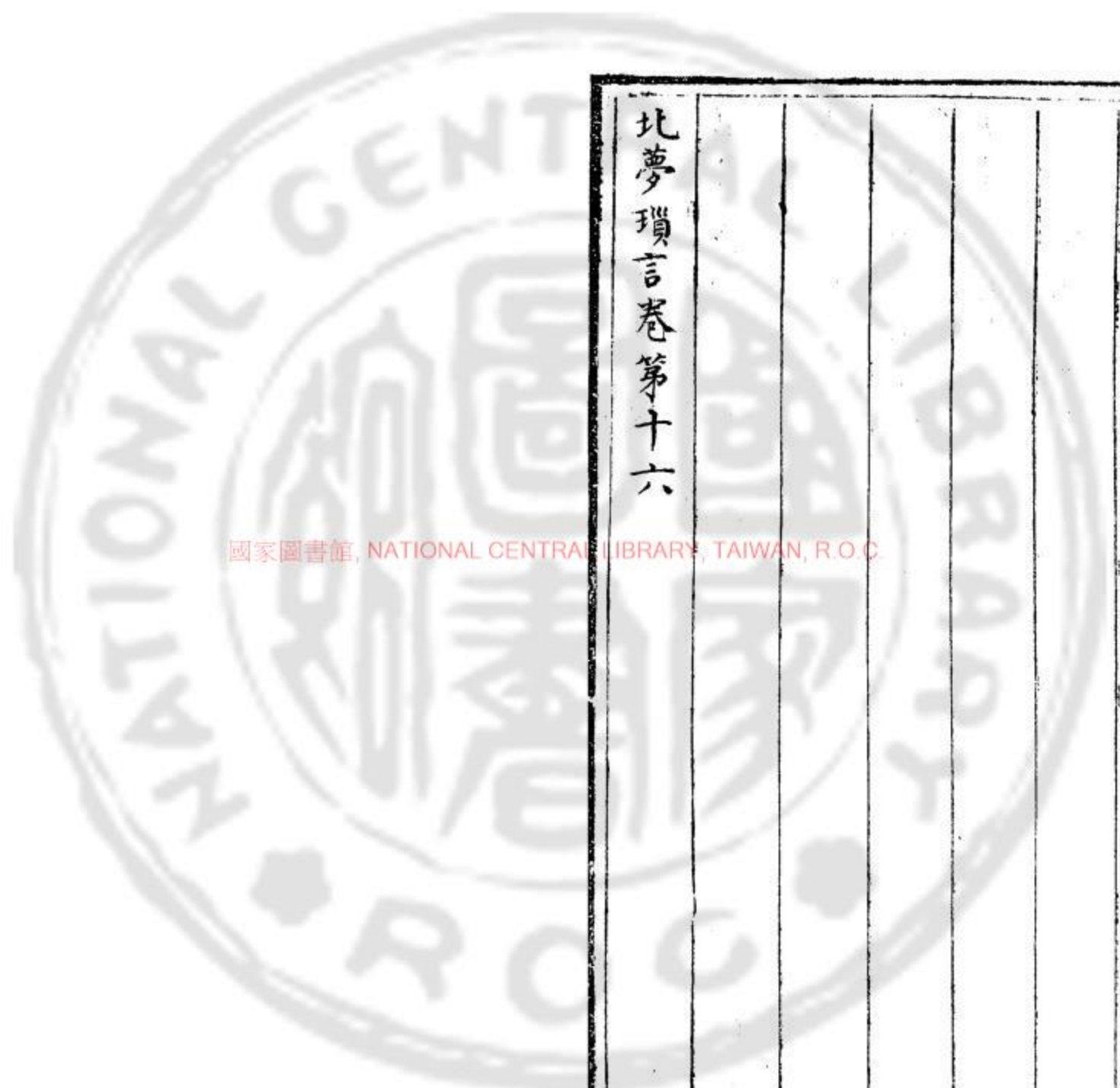
梁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旦躁撓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決旬方拔其壘是邑也池隍堅牢人心擴悍晝夜攻擊以至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季周彝收於部伍問乃謂周彝曰請一劍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然抽茶擔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擔幾仆於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棗強城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欲窺筭梁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誤中周彝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仇殷召課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關逆耳秘而不說往往罰俸蓋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昭義失守符道昭就擒栢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為太原節使嗣晉王季存勗之所挫也才懷子孫之憂唯栢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梁祖為傭保

富春孫光憲纂集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冕家世為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為業誠早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崇兄弟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為崇追迺崇母遮護以免撲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有龍蛇之異他日與從兄存入黃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溫既辭去不知存亡及溫領

鎮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惶恐辭避深巖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温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為商州刺史王氏以温封晉國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為矢石所中而卒致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温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諸無取

也温垂涕謝罪即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為宋州刺史温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温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温以其宿疑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温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温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空

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妣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妣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為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朱耶先代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陀磧立沙陀府以招集降虜後克用祖朱耶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歸朝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都督後遷於神武州黃花堆之別墅即今

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龐勳功賜國姓並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遇吐蕃帝曰我先與爾同鄉里敕令編籍鄭王房始為雲州大同軍節度次受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職克讓為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黃巢功為太原節度使子存勗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在妊十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鴈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善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至

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曾於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門
塑像請與僕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
帳內時如火聚或有龍形人皆異之嘗從獻祖征龐勳軍
陣出沒如神號為飛虎子眇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
不可盡述或云睛邪非眇也

親王拜藩侯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君
誅戮宰相焚燒宮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莎城
太原克用領藩漢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州斬王
行瑜昭宗嘉獎倚賴命延王丕卅王允賚詔賜李公衣服

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晉王以寵
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辯慧在晉陽留宴累月每獻酬樂
作必為晉王起舞後為韓建所殺

李習吉溺黃河

太原李公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冰止搆浮
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習吉抱冰舟
人極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嫌之
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習吉右
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
辟為掌記牋檄之習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

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
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得翼也其見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撤軍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者性
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為行人即
出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違盟爽信弊賦以及於此期
於無捨式曰明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
氏今降心納質願脩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殘滅同盟
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鎔即送
牛酒幣貨數萬攜汴軍仍令其子入質於汴因而解圍近

代之魯仲連也

宦官陰謀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胤
嫉忌尤甚上勅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啓奏以
是宦者不之祭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十數以進求
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
臣以為城社視崔胤皆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
旨訣別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
陳伏兵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叶謀以誅閣宦未
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崔胤先是其季父安

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公聞胤所為謂賓友曰助賊為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上源驛遇難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軍機多所弘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為國討賊而以杯酒私憤必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為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馬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

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倣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鞞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劉潯忠於舊王

王師範之鎮青州所部劉潯竊據兗州先是汴將葛從周鎮於是邦因出征劉鄩將圍兗也詐為茶商苞苴鎧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仗而入竊發之日得其徒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以禮待其妻子子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周攻其城梯輦雲合鄩以板輿請從周

母登城諭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在城下歎歎即時退舍及青州兵敗師範納款梁祖遣使諭鄒鄒曰臣知王公脩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其失勢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俟王公之命俛首非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非次官至方鎮為梁之名將

駁昭宗謚號

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楷者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蕪無才行昭宗惡其

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灾其父循姦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陰詖滋不悅特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闡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朝士目蘇楷為衣冠土梟

晉世子入覲賜鷓鴣酒器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鷓鴣酒卮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畧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

此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鄴王倫江東詩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為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集曰倫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衙軍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制已密聞梁祖表秉應接筭殺之揚師厚後入魏城揖

出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鎮分其土宇創立相具為節鎮減其力用三軍作亂齊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使以張彥親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寬衣緩帶略無猜問衆心大服他日資魏博兵力稱建竟平河南也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後又迫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初赴行在于時又殺三千家乃世襲克惡也

縛驢戴旗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

上有旗幟往來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審
探果縛葛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
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果趨黃澤歆
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楊千郎

莊宗異母弟存又即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閹人訪察外事言存又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恣望又於祿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局鑄貴要問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

富春孫光憲纂集

用事皇弟存乂常朋媼於其家至是與存乂同罹其禍

娠子能語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鴈門逆旅
逆旅媼方娠帝至媼慢不得其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
至宜速具食聲聞於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故事尤謹
帝以媼前遽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
子腹語事帝曰慢媼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產雄武謙和臨財
欲廢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召於泉府命
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
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以口我戰以手衆皆
心服其能

明宗獨見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為將相推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
已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若為改正朔左右奏
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為唐雪寃繼為昭宗皇帝後國號唐
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明宗泣下曰吾
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為唐室雪寃身編
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

弟紹於義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自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莊宗諸弟遇害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問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為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彥超不能禁時存霸以剪髮衣僧衣謁彥超願為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併命於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父之

劉皇后答父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微寒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為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受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即昔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耻為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

父是何田舍翁

答之其實后即叟之

長女也

暇日自負書囊藥篋令繼爰

父劉叟以醫卜為業也后方

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女后

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為皇后議者以后出於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禪販所鬻樵蘓菓茹亦以皇后為名正位之後凡貢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将出粧具銀盆两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己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為俳優名曰李天下雜於塗粉優雜之間時為諸優朴扶摑搭竟為罵婦恩憐之傾珎有國者得不以為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款於太原造寺為尼沿路復通皇弟存渥同簣而寢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

明宗誅諸兇

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鄆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趙務辛庭蔚李繼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為租庸使曲軍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為意剝削為端

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為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
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疾進身至節
將末年縮軍權束手歸朝温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
中興不寘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
越明宗採衆議而誅之辛庭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
友貞時庭蔚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
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蓄為子時宮掖之間穢聲
流聞此四光帝在藩邸時惡其為人故廢罷之莊宗皇帝
為唐雪耻號為中興而温韜毀發諸帝陵寢宜加大辟而
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

失身虜庭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為淑妃伊氏為德妃契丹入中
原陷於虜庭宰相馮道尊冊契丹王虜張宴席其國母后
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寵後嫁
契丹突厥欵名李贊華所謂東丹王郎阿保機長子先歸
朝後除滑州節度虜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割火灼夏
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兇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
為尼也

無官酬勳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

度觀察使馬爾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即非品秩非遷唯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賈誼所以長嘆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朝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帝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園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為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蝓蠹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捨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睿相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都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詐宣朕令旨不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鞠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聞後稍難安處且望嚴戒遂止

明宗惡貪吏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為內鄉縣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勅

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賊穢賜自盡面誠汝
州刺史萇簡為其貪暴汴州倉吏犯賊內有吏彥珣舊將
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克死上曰王
法無私豈可徇親是皆就戮

誅不孝

緱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孝誅之襄邑人周咸父為人所
殺不雪父寃有狀和解明宗降勅賜死

安重誨柱殺任圜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圓圖團團雍穆有裕風彩俱異圜美
姿容有口辨負籌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初入相簡

拔賢俊杜絕倖門憂國如家切於功名而安重誨忌之常
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俄罷三司
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立遣人稱制害
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寃痛清恭中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
秀異號曰玉界尺楊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
章事以兩登廊廟四退田園五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
之

周玄豹

周玄豹燕人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憚辛
苦遂傳其祕還鄉歸俗盧澄為道士與同志三人詣之玄

富春孫光憲纂集

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唯彼道士他
年甚貴來歲二人果睹零落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
猶重之言事多中承業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
請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為內
衙太保乎或問前程惟云末後為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侍
中獮有時誤旨大犯檟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
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無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
自鎮帥入纂謂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事朕事諸有徵可
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表許之事玄豹所長若詔輦下
即爭言凶恐近於祿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至

八十而終又聞嘗與蜀高祖預記符命嗣主之事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不符驗果神乎哉

老益貪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
積惟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旨甘醫藥咸
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為
老朽豈放爾邪為縉紳之笑端

解元龜進詩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言自西來對
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
守兼三川制置使要脩西京官闕上謂侍臣此老老自遠

遠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為身名甚切堪笑也晚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擊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程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漬效趙鳳採言於執政曰曾聞佛牙錘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以施數千聞毀碎方遂擯棄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崔協對駁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協強言於

座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庸淺不覺哂之

降龍大師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為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飛後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為人終不設拜京師早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為聞懼而潛去至寺慙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謬也

魚目為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

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云山中要十穀番歲氈半日獲五百番其感人如此

姚洪忠烈夏魯奇附

門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書頻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孤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齋殘矣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尔本奴才即無耻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燃鎖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之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為忠烈也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為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

戲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為皇甫教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

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為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疎宰相豆盧革常說至於貶死又以毀訾宰臣責授嵐州司馬

明宗獎馮道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湏在德勝寨所居一節菴與從人同器而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推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

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付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尚欲耳東頭聞時從祭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咏為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優贊美而曰勿訝奉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詆諧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為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岳曰定是

忘持鬼冊來道人卿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秘書
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鬼園冊教童蒙以是
譏之然鬼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
賤之也

明宗不樂進馬張虔到附

涇原帥李金全歷藩鎮所在撻歛非時進馬上問其為治
何如莫先以進馬為事雖黽勉受之聖旨不懌張虔到多
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振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
日秋成倍斗徵歛朝論鄙之虔到好與禪毳謎語自云知
道心與口背唯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為佛

上希利患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產業贖貨無厭蜀民怨

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判置院居即
得舍利清河懸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疏上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懼
者五深可畏者六教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伽岑文本
草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也

明宗諷孟鵠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幾年
得至方鎮樞密使范廷光奏對上曰鵠實幹事人以此至
方鎮爭不勉誨上心知其由徑忝冒故以此諷也

戮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賊合處極法
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於
決死蘇秦說我不得非但卿言竟處死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療疑病

元稹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效官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娘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蟊蝦走去然後切不得令娘知之是誑語也其姊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鄉珍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鱈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

富春孫光憲纂集

從容候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於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遂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喫鱸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鱸乃權誑也請退謀餐也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有杜彥林為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脚不出為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於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知是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為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也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王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且穩免勞控制唯扇展幾也既免蹄嚙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輕扇亂氣狡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聲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合轡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扇甚便乘跨是知蹊蹠者誇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此君子者難逢假翦剔

者抑其次也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為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意是厨人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為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云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準陰誅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問道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閭早觀遇脩黃籙齋道士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呼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一詩曰

蓋國深恩不易酬又離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速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匿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即親母可知也矣豈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準倉卒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李昭蘇循附

唐咸通中龐勳友於徐時州崔雍典和州為勳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遊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勳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為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事及乎人皆

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勦欵曲色
變身戰勦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乃令烹之翌日召雍
赴飯既撤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勦曰此即賢
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詔隨軍至
荊州令詔草表述其所懷詔曰某國肉滿朝世受國恩腕
即可斷表終不為領於江津言之矣 唐末蘇循尚書請
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門謁晉王畫勅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
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勅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
夫雍詔為人蘇誠遠矣

王迪車轍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
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在其
間馬驚仆而卧為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脚指三日後
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耶

杜孺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典湖
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蓮子歸京種於池沼或
變為紅蓮因異之驛致書問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龍甕
常以蓮子浸於甕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
花子為種即其紅矣蓋蓮本質又何足恠乃以所浸蓮子

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親看此花為愚話之見人以鷄屎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幻成深紅染之所益信矣荆蜀王先主將宴駕其年峨眉山婆羅花悉開白花又荊州文獻王未薨前數年港溝城隍悉開白蓮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猫犬恠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閤宦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供奉官胯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解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手足舞蹈家人

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劍南依王先主優待甚異以青城山下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玄為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紀八卷備載閤官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未得見即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成都移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火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

殆斯比也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氏公郡家罕有名第環僕射先人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地止直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闔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甚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停汙乃以屨直市之婢妣嫗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箇餅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

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倣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為酒炙地亦能為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田竇雍無文藝而取名蓋飲啗之力也得於亢

中允數賢

御史臺記說裴明允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為也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脩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噙空壯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

之諱浹京城盛傳其詩篇為妳姬輦恠罵騰沸盡歌摑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於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慙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食歐主簿慮其旦夕殞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葆光子時為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岳

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助下微痛此丹自下便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與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助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某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却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啖以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謹按此抄本實脫卷之
二十而以卷十二改
依卷二十也

紙片卷之六十二
十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245.12.4.000

北夢瑣言卷二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